

错身而过的 街道

志水辰夫 著

王华懋 译

行きずりの街

我强烈嫉妒着这座城市。愤怒。屈辱。更是挫败。



南海出版公司

错身而过的街道

〔日〕志水辰夫 著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错身而过的街道 / [日] 志水辰夫著; 王华懋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4

ISBN 978-7-5442-6480-8

I. ① 错… II. ① 志… ② 王… III. ①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 I30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132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3-019

YUKIZURI NO MACHI by Tatsuo SHIMIZU

Copyright © 1990 by Tatsuo SHIMIZU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0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错身而过的街道

[日] 志水辰夫 著

王华懋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恩凡

特邀编辑 何存金

装帧设计 金山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刷 三河国源印刷厂

开本 890 毫米 × 1270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200 千

版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6480-8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1

我在中国大使馆前下了出租车，一手拎着地图，走过往左延伸的下坡路。正面看得到东京铁塔。这一带我并非全然不熟，但都是十二年前的记忆了，八成派不上用场。不过当时的老民宅还留下不少。香烟铺、酒行、洗衣店、面包店等，日常生活所需几乎都能在町内商店解决的昔时面貌还保留着。可是一留神观察，我记得原本是寺院的地方，已经整个变成了停车场。街道也一片暗淡，毫无活力，看起来让人有些提不起劲。高级公寓区已兵临城下，感觉如今反而是街市正期盼着它来眷顾自己。

我边看地址边走进小巷，找到一栋贴红砖的四层全新公寓。刻印着“元麻布台公寓”的铜牌，在无人行经之处兀自诡异地绽放光芒。我按了二十下管理室的门铃，才总算有人开门放我进去。管理室的小窗打开，与管理员面对面的瞬间，我庆幸在来之前先打了电话。他居然叼着牙签见客。不幸的是，我这辈子还没有碰到过哪个嘴里叼牙签的人是客气热情的。

“就算你这么说，搞不好人家只是出门旅行去了哩。”管理员板着那张长方脸说。他两腮凸出，面色土黄，眉间开阔，眼皮眨也不眨，齿间

到处是缝隙，一副要誓死捍卫这扇小窗决定他人进出的权力的德行。在他的身后有被炉，电视机也开着。就连趴在坐垫上打盹的猫，一张脸也板得跟它的主人不相上下。“或许情况紧急，可是法律又没允许我们随便闯进别人家里啊。”

“她已经失去联系两个多星期了。”我也顶出我这张用了四十年的老脸说，“她奶奶病危了，那孩子可是她奶奶一手养大的。无论如何我都想让那孩子为奶奶送终，所以才特地过来找她。”

“前阵子也有个年轻人来找她，说辞跟你一样。”

“是一个姓片山的大学生对吧？是我请他过来看看的。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学生。”我摊开记事本出示给管理员，“这是广濑由香里的伯母的电话，你可以打电话向她求证。”

“就算你这么说，我哪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真是她伯母啊？”

“那我可以叫警察来，请警察陪同开门吗？”

情势顿时丕变。管理员啃着牙签，狐疑地盯了我片刻，思忖我是不是真心想要惊动警察。“你有可以表明身份的证件吗？”

我出示补习学校的职员证。我料到可能会有这种情形，离开丹波的时候火速办了一张。其实这是挪用补习学校的学生证制作的，顶多只能用来搭公交车时打折，没什么实质用途，不过，对那些认定既然从属于社会，就一定隶属于某些机构的人来说颇具效果。

我交出名片作为抵押，总算获得了许可。管理员关上小窗，一把抓起夹克，从旁边的门走了出来，表情就像在弹子房赢了两千元似的。“说到广濑小姐，前阵子我看到她还好好的啊。”他突然放轻声调。

“你最后看到她是什么时候？”

“大概半个月前吧。不，或许更早以前。现在的年轻人真教人搞不懂。她突然不见踪影，我还在担心她怎么了，结果她竟然晒得一身黑地跑回

来，说什么去欧洲滑雪了。一个月不回家也不当回事，也没想到要跟管理员打声招呼再走，实在是……”

“那个时候你们聊了些什么？”

“没印象。那位小姐不太爱说话嘛。”

“是啊，她挺怕生的。”

两部电梯相距颇远。我们搭了靠里面的一部。我看了看时间，八点五分。我到这里已过了十五分钟，这期间没有半个人出入。

“你知道有什么人出入那孩子的住处吗？”

“出入？”

“男朋友啊。”

管理员歪着脑袋回看我。表情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比较像是如果可以，他不想回答这类问题。“我不确定。我尽量不去靠近年轻女孩。这年头，要是太热心，被人理解还好，弄个不好，不晓得会被误会成什么呢。”

我们在三楼下了电梯。走廊只有短短五米，一共四个房间平均分布在两侧，地板是淡褐色，房门是金褐色。由香里住在三〇二室。房间没有门牌。

管理员用备用钥匙开了门，退到一旁做出请进的动作。我先进房间开灯，拉开垂挂在玄关的门帘，整个房间一览无遗。这是个怎么看都不到九坪的小套房，可也绝不是个靠打工就读于专修学校的十九岁女孩住得起的地方。寄生活费给她的七十八岁的祖母只是个农妇，而且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乍看之下，房间的住户像是仓促离去的。或许是无暇带走，大部分家具都留了下来。冰箱、单人床、电视、梳妆台、书桌、书架、电饭锅、烤箱、微波炉、餐具橱、碗盘、厨房用品。寝具留在原处，壁柜里的衣

物虽然被翻搅一通，但几乎都没带走。房间里显得较为突兀的是一个全新的旅行箱，里头空无一物。我不确定是不是能够理解为她只带走了当前所需的物品，其余的则留下没动。书架顶层摆着一面朱漆老手镜，是去年春天我送给她的毕业礼物。那原本是我母亲的遗物。

回过神来一看，管理员正瞠目结舌地杵在原地，惶恐不安。他注意到我的眼神，急忙干咳一声，开始检查起厨房。然后他躲进浴室，好一阵子都没有出来。我仔细地重新审视房间。墙边的地毯翘起来了，电视机有被搬动过的痕迹，天线电缆被拔掉，断头蛇似的逶迤在地。我总算看出来了，屋里乱成这样，不是仓促离开的痕迹，而是被人翻箱倒柜所致。

我拉开抽屉查看。由香里过去发奋勤学的证据在抽屉里布满尘埃。胶合板书桌和钢质组合书架应该原本就是她的东西，和其他家具比较起来显得粗陋不堪。而且她的东西实在太不协调了。她有百瑞高的温湿度计，却还保留着表面磨损的老电子表；三百元的自动铅笔与威迪文钢珠笔放在一起；至于化妆品，清一色是我从没听过的名牌；衣服的品牌更是没有半个我认得的。

电话机是无线的，热键和录音功能好像从没用过。我试着找寻通讯簿，却一无所获。就算有也大概被拿走了吧。不过，我在书桌底下发现了一张抄有电话号码的便条。原本像是贴在书桌前面的墙上，因胶带松脱掉下来了。便条看起来还算新，我暂时把它收进口袋里。

我找到许多奥斯汀罗孚的汽车销售手册，同一个销售员的名片两张以及私人信件三封，全都是由香里的祖母寄的，最近的一封是今年一月寄出的明信片。我给她的贺年卡没有收到，因为我寄到她的旧址了。直到由香里的伯母带着她祖母病危的消息来找我商量时，我才知道她和室友的合租生活只维持了短短三个月，然后就搬到这栋公寓来了。由香里没有告诉我她搬家的事，也没有回老家过年。

垃圾筒里扔着几封信，大部分都是广告，但不是寄给由香里的。新成立的高尔夫球场的会员卡、度假别墅广告、特别招待会通知、眼镜特价消息、税务报、同学会通知、搬家通知、电话号码变更通知……这些信件收件人，全都是一个住在练马区神井公园、叫角田良幸的人。

“你认识这个人吗？”我把信件拿给管理员看。

他当即摇头：“不认识。”

“他不是这个房间的住户吗？”

“怎么会？租屋手续应该是广濑小姐亲自办的。”

“不管承租人名义上是谁，应该都有人帮她出钱。一个离开乡下不到一年的女学生，不可能靠自己的收入租下这样的房间，这你也看得出来吧？”

“不好意思，什么人住在这里，钱是谁出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工作就像润滑剂。只要能维护这里的居民安全生活就够了。我完全不干涉住户的隐私。”

“这里的房租一个月多少？”

“不清楚，大概二十万元吧。要看房间和格局，不一定。”

“那么这里的房租都按时缴纳吗？”

“应该是啊。公司没跟我说什么，表示房租没有迟缴才对。”

“你上次看到这个房间是什么时候？”

“……”管理员想要装傻。

“那个时候，房间里没乱成这样吧？”

“等一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可不会趁住户不在的时候偷看别人房间。”管理员涨红了脸，“有谁来找广濑小姐、广濑小姐跟谁交往，都不关我的事。在东京，只要长得漂亮点，一个年轻小姐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都任她随心所欲。”

“那我换个问法好了。除了我和上次来的大学生以外，还有别人来找广濑由香里吧？”

“没有。”管理员表情扭曲地说。可是他也没法表现得更嚣张了。“这里共有二十二户呢，要是没有事先通知，我不可能知道哪一户有谁来拜访，而且虽然大门有自动锁，但只要有钥匙就可以自由出入。对方穿戴整齐、态度正经大方的话，我也不好一一拦下来盘问吧？”

“我并不是责怪你。”我稍微缓和了口气说，“我只是想知道住在这里的女孩去了哪里、出了什么事而已。如果你有任何线索，什么都好，可以告诉我吗？”

“就是没头绪才伤脑筋啊。广濑小姐要是失踪，最伤脑筋的可是我呢。”

“邻居怎么样呢？”我指着房间左右问。

“我想应该没交情吧。很多人会住公寓，就是因为可以省去跟邻居打交道的麻烦。隔壁的人在做什么，完全不知道，这不就是都市生活最大的优点吗？”

厨房充满腐臭味。操作台的沥水篮里，发黑的菜屑粘在上面。厨余垃圾就装在塑料袋里。垃圾纸袋里丢着用过的泡面碗。由此看来，由香里并不擅长烹饪。她向我母亲学习怎么处理鲤鱼时，看到血还反胃了。她的祖母忙于生计，从没余暇教导她这些事情。

我取出罗孚 MINI 的介绍手册问：“她有车吗？”

“噢，汽车啊，或许她买了。”管理员的口气稍微轻松了些，“她来问过停车场有没有空位。”

“什么时候？”

“大概是去年年底吧。一楼的停车场只有六个车位。就算排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到空位，我跟她说直接租外面的停车场比较快。至

于她有没有买车，我不能肯定。这一带啊，比起买车，找车位更是个大问题。”

我拉开窗帘看向外面。东京铁塔在右侧闪耀着光芒。左侧是寺院，前方是较为密集的住宅区，树林在风中摇摆着。马路狭窄，没有行人。不知何故，我不认为由香里会多喜爱住在这里的生活。

“等会儿我还有事要办，今天就先这样了。不过视情况我可能还会再来，可以吗？”我问道。

管理员早先的气焰全失，察言观色地说：“你要报警说有人失踪吗？”

“我会先找一阵子再说。等一下我要去以前与她一起住的朋友那里看看。总之，我会先自己找找看。”

管理员好像稍微松了一口气。他以顺从的口气说：“如果有我帮得上的地方，尽管吩咐。”我告诉他我下榻的饭店，请他若发现或想起什么，随时联络我。然后我征得他的同意，拿了汽车销售员的名片，撕下一张广告信上角田良幸的住址信息，然后离开了。

这是个风在头顶婆娑不绝的夜晚。天空一片灰暗，阴沉沉地看不见月亮。虽然不冷，但颇有寒意。我打算接着去鹭宫，如果乘地铁，从广尾换乘比从六本木更近。我先折回来时的路，看了看表，想着既然都来了，索性去以前任职的学校看看。虽然要绕点路，但顶多五分钟就到了。我折返回中国大使馆，警卫无所事事地靠在铁栅栏上看着路人。我在前面左转，沿穿过住宅区的狭窄坡道走下去。

不一会儿，我来到外苑西通。这是一条从青山墓地通往目黑的单向三车道的大马路。我任职六年的敬爱女学园就在大马路左侧。一瞬间我以为走错路了，随即哑然仰望天空。原本四层高的老旧校舍，竟已脱胎换骨为贴砖的西欧城堡风格建筑，耸立在那里。我算了算楼层，总共八层。顶楼有圆顶窗，墙砖与其他楼层不同，是灰色的。一楼的窗户全都

镶着彩色玻璃。校舍之潇洒、优美与华丽，简直昭示着要是申请入学者不蜂拥而至，那就太辜负这美好的校园景致了。而且不光如此，隔了一个街区的邻近土地上盖了一栋十七八层的塔状建筑物，从四楼和七楼有走廊与校舍相连接来看，它显然属于学园的一部分。我任职期间的敬爱女学园，是一所坚持地位与传统、建筑物和设备陈旧不堪、运动场及体育馆四散周围、不方便到了极点的老朽学校。

我思绪复杂地看着嵌在正门上方、镂刻着“敬爱女学园初中部、高中部、大学部”字样的铜牌。我任职的时候，她还只是一家短期大学，将发展目标定在转型为四年制大学上，实际上我觉得那根本是痴人说梦。然而她以今年的毕业生为最后一届，废除了短期大学，自四月开始，在多摩的新校舍开办了新的四年制综合大学。身为补习学校的教师，我早就知道这些信息，如今看着眼前的情景，我不禁再次遥想起这十二年来的岁月。曾经有那么一段时期，这所学校承载了我的梦想与希望，后来它却摇身一变，成了我愤怒、屈辱更是挫败的象征，这件事我终其一生都无法忘怀吧。

高楼有些楼层还亮着灯。如果有我认识的职员还留在学校，我可不想见到他们。我正准备沿着铁栅栏经后门去往广尾，忽然发现后面有人走来。我假装再次仰望校舍，偷看身后。有两名男子正站着说话。他们身形浑圆，其中一人穿着毛衣。我们相隔四五十米远。刚才我一路走到这里，没碰上半个路人。如果不是为了密谈，他们似乎没必要特地跑到这种地方来说话。

我穿过后面的小巷，来到一条叫北条坂的坡道，左转上坡走了一段路，在下一条小巷右转，周围是闲静的住宅区。这条小巷没有分岔路，但直角转弯两三次后，视野变得狭窄。突然，我听见后面的脚步声朝我逼近。我假装没有察觉，继续往前走。但依我听来，后面的脚步声愈来愈

愈不自然了。我感觉来人似乎想要保持自然状态行走，关节却僵硬地咯吱作响。右前方出现教堂的塔顶，我来到从中国大使馆前延伸下来的路。前方是有栖川宫纪念公园的围墙。往右边下去两三百米，就到广尾车站了。

我转向左边，因为我在斜前方发现了公园的入口。我停下脚步，观察路上的车流。后方的两人显得困惑。我穿过车流，翻过护栏进入公园。直到这里，我的脚步都还正常，但一进公园就立刻拔腿狂奔。我跑过都立中央图书馆，跳进草丛屏住呼吸。不一会儿，两名男子仓皇跑了过来。他们慌了，他们不仅追丢了我，好像也不熟悉公园里的地形。两人喃喃抱怨着，跑向另一头。四周安静下来，只有风咻咻地吹过树梢。虽然有零星的灯光，但林荫密布，阴暗笼罩。现在不是情侣幽会的季节，也不到那种时间。我静观了五分钟左右，便走出草丛，往出口走去。我经过池畔，一只鸡正栖息在池中小岛的树上睡觉。

路灯下，一名男子正望着池塘。他戴着眼镜，一身西装配白衬衫，打着领带。个头颇高，体格算是纤瘦。他看到我，从容不迫地笑着说了声：“晚上好。”他年纪大约三十五岁以上，肤色白皙，瓜子脸，下巴尖细，有点内缩，几乎看不到胡楂。眼神颇温和，一点警惕的样子都没有。

我默默向他点了下头就要离去。他却堵到路中间。

“你要去哪儿？”男子声色沉稳地说。此时我才意识到他是刚才那两人的同伙。

“回家。”我停步答道。

“回哪里家？”

“我有必要回答吗？”

“我认为咱们认识一下，不是件坏事。”男子取出手帕抹了抹脸，说道。此时背后传来脚步声，那两人跑过来了。只能硬闯了。我做好心理

准备，就要穿过男子旁边。男子摇了摇头：“可以耽误你一点时间吗？”眼神泛着笑意，音色中却带着威胁。

“让开！”

身后的两人倏地扑了上来。由于太过突然，又毫无前兆，我连惊讶都来不及。双臂被架住之后，我才勃然大怒，但为时已晚。习惯使用暴力的他们甚至没给我机会挣扎喊叫，两下就把我推到后面的树干上。手臂被狠命一扭，我痛苦大叫，手已被反剪到背后。我丝毫没能抵抗，回过神时，已经背对树干被按住了。屈辱与愤怒让我眼前发黑。我咬牙切齿，脸颊抽搐，瞪视西装男子。他无动于衷，拿着小型手电筒满不在乎地翻起我的口袋。他对钱和信用卡毫无兴趣，仔细地检查我的身份证和驾照，拿照片和我的脸比对，并查看我的名片。接着他把所有东西都塞回我的口袋，收起手电筒，打了个手势。我身后的两人立即放开了我。

“抱歉，认错人了。”男子的态度就像百货公司的保安般殷勤有礼。他们就这样准备离去，我喊住他们。

“等一下，为什么放了我？你们到底在找什么？”

男子回头。他轻轻耸了耸肩，露出为难的苦笑，表情就像无辜被人找碴一般。

“向你道歉。我们认错人了。”

我掏出身份证，递向男子：“你知道这个小镇吧？一星期前，有个戴金框眼镜的高个子男人在镇里头到处打听广瀨由香里这个女孩，就是你吧？你们不可能认错人。”

男子又掏出手帕。他皱起鼻子，脸带轻蔑地笑了。不知是不是真心觉得好笑，他的肩膀微微晃动。

他甩着手帕，点了点头说：“我们对拜访元麻布台公寓的人有点兴趣。而你正巧出现在那里。”

“乱翻由香里房间的是你们吧？”

男子也不搭腔，转过身去。他先离开了公园，挥起手来。只听见车胎摩擦着地面停下的声音。我赶到路旁时，三个人都不见了。

2

我乘地铁前往惠比寿，从那里转搭 JR。一路上我直盯着窗玻璃上映出的抓着吊环站立、其貌不扬的四十岁男子的身影，陷入轻微的忧郁。这并不全然因为这次沉重的差事。东京对我来说，早是过去的城市了，然而它依旧独领风骚，比任何地方都要刺激、魅惑、性感。每次回来，街道都愈显明亮、豪华、闪耀，每一刻都不停地改变着。这个城市的人们无意识地呼吸着的像空气一样的东西，应该就是我最急需的——这种想法随着每一次来到东京而益发强烈，并且折磨着我。我之所以总是匆匆办完事又匆匆回去，可以说就是它带来的反作用。我是在故意佯装自己毫无兴趣地路过这里，实际上我强烈地嫉妒着这个城市。这次能够利用寻找由香里的名目故地重游，甚至让我内心窃喜。

广濑由香里无父无母。她还在襁褓的时候，父亲就已经过世，母亲也在不久后抛下她回娘家去了，她在不识父母的状况下由祖父母拉扯长大。她的母亲是出于什么缘故离开夫家并不清楚，但是想想一个农村媳妇失去了丈夫会陷入什么处境，我大致能够猜想出来。由香里的祖母在乡里是出了名的悍妇，不是城里长大的年轻母亲忍受得了的吧。听说她母亲后来也离开了娘家，下落不明，由香里则长成了一个连母亲的娘家

在哪里都不知晓的少女。

由香里在初三的时候来到我执教的光明补习学校补习。后来她时补时不补，有过不少曲折，但直到她高中毕业为止，我们都没有断绝联系。从那个时候开始，由香里就是个感情起伏激烈、阴晴不定、注意力不集中的内向女孩。虽然受到祖父母溺爱，但也不算太任性，性情平和，从来不会与人冲突。简言之，她总是感到孤独，渴望爱情，但是并不擅长表达这样的感情。在周围的人眼中，她反复无常，行动突兀，似乎我行我素，不免被人敬而远之。其实再也没有像她这样可怜巴巴地渴望处在人群之中的孩子了，她来补习，最大的原因也是不想在放学后就立刻回家。

我忘了契机是什么，不过上高中以后，由香里开始到我家来玩。有时候奇怪她当天怎么没来补习，回到家却看到她在帮我母亲张罗晚饭。她在我家用过饭后回家的情况也不少，就像附近亲近的小狗偶尔跑来家里玩玩，舒舒坦坦地待上几小时后再回去那样，有时候我感觉与其说是去补习学校，到我家来倒更像她的主要目的。但她一星期顶多也只会来一两次。我全然不知她什么时候会来。一开始，我和母亲都以为她只是一时兴起，后来我才发现并非如此，由香里其实也费了不少心思。她竭力察言观色，避免太频繁地跑来拜访，惹人厌烦。我想起母亲曾经说过：“跟由香里在一起，意外地挺累人的。”母亲的意思是若是不小心伤了她，她可能会不敢再次靠近。尽管如此，由香里也有着不屈不挠的一面，有时候就算挨骂，几天之后又会没事人似的跑来露面。如果接纳她，就像多了个让人费心的女儿；但若是由香里一个星期不见人影，又会轮到我为她操心了。这样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我母亲过世。

由香里并不笨，但功课不太好。她不努力，也不想努力，旁人更无从帮起。她报考了几家短期大学，但全部落榜了。于是她把目标改成专

修学校，去年四月来到东京。她选了信息处理这个似乎不适合她的专业。我并不太赞同她到东京念书的决定。因为我觉得由香里那样的个性，被东京这个巨大的搅拌机一搅，实在不可能有什么好结果。如果她在东京碰到好心人倒无大碍，万一交上什么坏男人，很有可能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我觉得若是可能，留在这个小镇，就读小镇学区范围内的学校，在这里找工作，从亲密的男性朋友中选择人生伴侣，才是她最好的选择。由香里过去的十八年算是处于一种无菌状态，在接近纯粹培养、受到保护的生活环境中长大。虽然个性有点乖张，但她还是颇受男生欢迎。她个子娇小，五官匀称，皮肤清透白皙，在周遭的少女中姿色出类拔萃，要是身材再丰满些、凹凸有致些，一定会是个大美女。另一方面，她也是个需要人照顾的脆弱少女，这反而会激起男孩们的保护欲，争相庇护她。至少从来没有男孩是带着坏念头亲近她的。我认为她在高中毕业前一定还是个处女。

由香里起初住在学校的女生宿舍。去年暑假她回老家时，对我说她吃不惯宿舍的伙食，第二学期要搬出去和同学一起租公寓住。她准备打工贴补生活费用，也找到了工作。听她当时的口气，完全一副老练的模样。短短四个月，她已经出落成一个大美女，简直就像脱胎换骨，身材也变得丰满许多，害我怦然心动，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里看才好。她还变得活泼大方，性格也开朗多了。我发现送她离开时的担忧全是杞人忧天，甚为宽慰。当时我就想，这下我总算可以放心从她身边走开了。九月底接到她的搬家通知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络，但我不以为意，反倒是觉得庆幸，认为由香里已经不需要我的关照了。

过年期间她没有回家。我从返乡的其他学生那里听说由香里和他们最近完全没有联系，才第一次隐隐感到不安。因为入秋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了。她也没有寄贺年卡给我。我心慌地回想暑假看到她时的